

《共产党宣言》中“nationality”日译名对汉译本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nationality” in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劉 珏 李 冬松
LIU Jue, LI Dongsong

要旨：

『共産党宣言』はマルクスとエンゲルスが共著したもので、19 世紀以降の世界の共産主義運動や民族国家の独立運動に重大な影響を与えた名著である。最初の中国語版『共産党宣言』の全訳本は陳望道が幸徳秋水と堺利彦の共訳本をもとに翻訳したものである。

「nationality」は民族国家・民主政治・民族文化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表し、複雑な意味を含む重要な近代政治学の概念である。『共産党宣言』のドイツ語原著では、この概念が 4 回使用されており、日本語版では多様な翻訳が行われ、訳語は雑多で一貫性がない。中国語版においても、この概念の訳語は不安定で一致しておらず、明らかに日本語版の影響を受けている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日译本；汉译本；民族性

目次

緒言

- 一、日译本《共产党宣言》及其“nationality”译名变迁
- 二、汉译本《共产党宣言》及其“nationality”译名变迁
- 三、《共产党宣言》中“nationality”日译名对汉译本的影响

結語

参考文献

緒言

《共产党宣言》(下简称《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对 19 世纪以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及民族国家独立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经典文献。《宣言》自发表以来,170 多年间,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学者对其进行着持续不断的翻译和研究。近年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日本作品社于 2010 年推出了的场昭弘根据 1848 年德语原文的译注新作《新译・共产党宣言》;中国辽宁人民出版社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为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宣言》第一个完整中译本出版 100 周年,于 2019 年始先后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

“传播考”系列丛书,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考》、《〈共产党宣言〉华岗译本考》、《〈共产党宣言〉成仿吾、徐冰译本考》、《〈共产党宣言〉陈瘦石译本考》、《〈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考》、《〈共产党宣言〉莫斯科译本考》等6种有关《宣言》考证的著作。为便于普及《宣言》,日本イースト・プレス(EASTPRESS)出版社还于2009年出版了漫画版《共产党宣言(まんがで読破)》;パルコ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事业部于2012年出版了由北口裕康翻译的适合高中生阅读的《高校生でも読める「共産党宣言」》。众所周知,中文第一个《宣言》全译本即是陈望道译自日本堺利彦、幸徳秋水合译本。日译本《宣言》已经并持续影响着中国读者,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围绕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所进行的交流对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有关《宣言》研究方面,术语考据和语义考据是一个重要视角。《宣言》中所涉及的若干术语概念至今在日译本和汉译本中都存在不统一、不一致的情况,这给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实质和内涵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例如,《宣言》开篇第一句话中“spectre”就有“怪物”“幽灵”“魔怪”“巨影”“魔影”等多种译法。《宣言》中的“nationality”这个概念译名更是比“spectre”还要多样化、不统一、不一致的典型案例。这种译名不统一的状况势必影响读者对这个概念语义内涵的把握和理解。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产生了疑问¹。邓小平也曾强调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²尽管邓小平很早就对《宣言》内容有长期的思考和研究,他不仅把《宣言》视为自己的入门老师,还介绍别人阅读³。在此背景下,如何真正全面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成为时代之问。不少学者主张重回“经典文本”,以此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最原初最本真的含义,并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随着探讨的深入,不少学者们主张回到经典著作的外文文本即欧洲语言文本,认为中文版的“文本翻译”存在问题。例如,有学者认为《宣言》中的“消灭私有制”翻译错了,应当翻译为“摒弃私有制”⁴。

本文从概念史及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视角,尝试分析日译本《共产党宣言》中“nationality”概念的译名变迁及其对汉译本的持续影响,以期对《宣言》研读提供些许助益。

一、日译本《共产党宣言》及其“nationality”译名变迁

德语 Nationalität 分别与英语 nationality、法语 nationalité、俄语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或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相对应,其复数形式是 Nationalitäten,分别与英语 nationalities、法语 nationalités、俄语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相对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最初是用德语写成的。在德语版《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单数形式的 Nationalität 三次,

¹ 田英,《〈共产党宣言〉莫斯科译本考》,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总序,辽宁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页。

²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³ 马克思,恩格斯著,乔冠华译,《共产党宣言》(校注本)编辑说明,中央编译出版社,2021年,第1页。

⁴ 杨哲,《〈共产党宣言〉华岗译本考》,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总序,辽宁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页。

复数形式的 Nationalitäten 一次。¹为行文方便，本文根据其在文中出现的顺序，分别用文本一、文本二、文本三、文本四来表示。

关于日译《共产党宣言》的版本，自从堺利彦和幸德秋水于 1904 年首次翻译以来，日本出现了数十个不同的译本。天野敬太郎曾作成《『共產党宣言』・『資本論』邦訳の解説と目録》，共列 1968 年之前译本 41 种²。根据大岛清的考证，天野所列第 23 种高山洋吉译本为误，该译实为斯大林著作《十月革命论》；去除 1 处错误译本及 5 处序言译本，天野实际共列 35 种全译本。大岛清在天野的基础上又作成《日本語版『共產党宣言』書誌》，附于《『共產党宣言』の研究》（1970）书后，共列各种译本 41 种³；1976 年该书增印时大岛清再次进行了增补，所列译本达到 53 种；1978 年《櫛田民藏全集第 1 卷》中又扩充至 59 种（包含同一译者不同出版机构的译本）⁴。本文在天野、大岛等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增补了战前八木助市、大西一夫、大浦清光等译本，以及上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译本，共统计 53 种不同全译本（包含同一译者改译或改订版）中四个文本的译语（参见下表一）。

通过对以上 53 种日译本《共产党宣言》中四处“Nationalität”的译语进行比对整理，笔者发现其译语变迁的轨迹既有同时代不同译者之间的区别，也有同一译者不同时期的区别。

表一 日译本《共产党宣言》中“Nationality”译语变迁总表

文本 别 原著用词 及西语对应译 语 日译本出版时间 序号 及译者		文本一	文本二	文本三	文本四
		Nationalität(德) Nationalities(英) nationalités(法)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俄)	Nationalität(德) nationality(英) nationalité(法)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俄)	Nationalität(德) nationality(英) nationalité(法)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俄)	Nationalitäten(德) nationalities(英) nationalités(法)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俄)
1	1904 堺・幸	国	国粹	国粹	—
2	1906 堺・幸	諸国	国粹	国粹	国粹
3	1919 警保	各国	国民	国民	国民主义
4	19? 八木	各国人	国籍(国民性)	国民性	国民性
5	1920 櫛田	—	—	—	民族主义
6	1923 堺・幸	諸国	国籍	国民性	国民性
7	1925 警保	各国	国境	国民性	国民性
8	1927 大西	諸国	国籍	国民性	国民性

¹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Burghard, 1848.pp.3,11,14,18.
² 天野敬太郎,「〈共產党宣言〉・〈資本論〉邦訳の解説と目録」,『共產党宣言・資本論文献目録』,関西大学図書館,1962 年,第 3-4 页。
³ 大岛清,「日本語版〈共產党宣言〉書誌」,櫛田民藏、大内兵衛,『〈共產党宣言〉の研究』,青木書店,1970 年,第 246-258 页。
⁴ 大岛清,「日本語版〈共產党宣言〉書誌」,櫛田民藏,『櫛田民藏全集第 1 卷』(唯物史観),社会主義協会出版局,1978 年,第 150-163 页。

9	193? 文部省	各国	国境	国民性	国民性
10	1930 长谷川	各国	国民性	国民性	民族主义
11	1930 大田・早	諸国	国籍	国民性	国民性
12	1930 大田黒 研	諸国	国籍	国民性	国民性
13	1931 大浦	諸国	国籍	国民性	国民性
14	1933 尾崎	各国	国民性	国民性	国民性
15	1945 堺・幸	諸国	国籍	国民性	国民性
16	1946 人民社	諸国	国籍	国民性	国民性
17	1946 石川青 年	諸国	国籍	国民性	国民性
18	1946 堺・幸	諸国	国籍	国民性	国民性
19	1946 志保田	諸国	国籍	国民性	国民性
20	1946 社研	種々様々な国籍	国籍	国民性	国民性
21	1946 早川	諸国	国籍	国民性	国民性
22	1946 民論	諸国	国籍	国民性	国民性
23	1949 日研	諸国	国籍	国民性	国民性
24	1950 市・沖	諸国	国別	国民性	国民性
25	1950 马列研	諸国	国籍	国民	国民
26	1951 大内・向	あらゆる国	国籍	国民性	民族性
27	1952 堺・幸	諸国	国籍	国民性	国民性
28	1952 宮川	種々様々な国	国民性	国民性	国民性
29	1953 马列研	諸民族	国籍	民族性	民族性
30	1954 都留	いろいろの国	国籍	国民性	国民性
31	1955 马列研	種々さまざまな民 族	民族の別	民族	民族性
32	1956 中山	あまたの国籍	国籍	国籍	民族性
33	1959 盐田	諸国	一国の枠	国民性	国民性
34	1959 相原	さまざまな国籍	国籍	国民性	国民性
35	1962 都留	いろんな国	国籍	国民性	国民性
36	1960 村田	さまざまな国	民族の別	国民性	国民性
37	1964 宮川	種々様々な国	国民性	国民性	国民性
38	1965 马列原 典	種々様々な国	国民性	国民性	国民性
39	1965 柳田	これらの人たち	国籍、人種や民 族(の差別を超え	国民性	翻訳なし

			て)		
40	1967 武井	各種国籍	国別	国籍	国民性
41	1971 プロ	さまざまな国	国の別	国民性	民族
42	1971 大内・向	さまざまの国籍	国籍	国民性	民族性
43	1972 水田	さまざまな国籍	国籍	国籍(国民性)	国民性
44	1974 马列文献	さまざまな国	国籍	国民性	国民性
45	1979 野村	いろいろな国籍	国籍	国籍	国民性
46	1989 服部	きわめてさまざまの国籍	国民性	国民性	国民性
47	1993 金塚	多くの国々	国籍	国民性	民族性
48	1997 新译	さまざまな国籍	国籍	国民性	民族
49	2008 水田	さまざまな国籍	国籍	国民性	国民性
50	2008 三・铃	さまざまな国々	国別	民族性	諸民族
51	2010 的场	さまざまな民族籍	民族籍	民族性	民族性
52	2012 北口	さまざまな国	その国(のなかだ けの成果でなく)	国民性	国民としてのまと まり
53	2020 森田	さまざまな国と民 族	国や民族	民族性	民族

注：译者前面数字表示译本出版时间，译者采用略写方式，例如序号1“1904 堺・幸”表示“堺枯川（堺利彦）、幸徳秋水共译，週刊《平民新聞》第53号，1904年”，序号40“1974 马列文献”表示“マルクス＝レーニン主義文献翻訳グループ译，日本共産党（左派）中央委員会出版部，1974年”。另外，“1904 堺・幸”与“1920 樺田”非全译本，前者缺少文本三，后者缺少文本一、文本二、文本三；八木译本为手稿，翻译时间不详；文部省思想局译本出版时间不详。

二、汉译本《共产党宣言》及其“nationality”译名变迁

根据杨金海的研究，第一个接触《宣言》的中国人是孙中山，他在1896年伦敦蒙难期间于大英博物馆第一次读到了《宣言》；而有关《宣言》的信息最早进入中国大陆的记录是1899年2月至4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连续刊载的《大同学》一文，其中写道：“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里引述的正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的一段话，现代汉语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¹”那么，迄今为止，《宣言》到底有多少个中文全译本呢？关于这个问题，杨金海、胡永钦曾整理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各6个不同的全译本。其中建国前的6个汉译本是：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组织出版的陈望道译本、1930年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的华岗译本、1938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成仿吾和徐冰合译本、

¹ https://www.gmw.cn/01gmrb/2008-07/03/content_799647.htm

1943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博古译本、1943年商务印书馆在《比较经济制度》附录中印行的陈瘦石译本、1948年莫斯科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译本；建国后的6个汉译本是：1958年中央编译局在莫斯科译本基础上修订的译本、1964年中央编译局根据德国柏林狄茨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德文原文并参考英法俄及其它中译本修订的译本、1978年中央编译局译本、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成仿吾根据德文新译本（收入1978年中共中央党校所编的《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199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1995年中央编译局译本（收入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及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2009年中央编译局译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¹。

针对杨金海等提出的《宣言》汉译本数量，高放进一步做了研究和考证，提出了23种《宣言》汉译本的观点。其中，建国前有9种中译本，除了杨文提到的建国前6种译本，还有日本东京出版的两个译本，即1907年东京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署名蜀魂者译本和1908年《天义》第16、17、18、19合刊中登载的署名民鸣译的《宣言》前引和第一章全文，以及1948年香港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乔冠华校译本；建国后8种中译本，除杨文提到的建国后6种译本之外，还有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成仿吾校译本及1954年莫斯科出版的校译本。另有香港和台湾出版的6种中译本，其中，香港出版的2种：1998年香港新苗出版社出版的对1995年中央编译局译本的校译本、2005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对1995年中央编译局译本的校译本；台湾出版的4种：1998年《当代》杂志发行的第128期《共产党宣言》150年专辑（是对1958年中央编译局第一次译文的校译本）、2001年台湾脸谱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唐诺译本、2003年台湾启思出版社出版的匿名译本（是对1995年中央编译局译本的校译本）、2004年台湾左岸出版社出版的管中琪和黄俊龙合译本。²

中央编译局《宣言》汉译本是目前发行量最大、影响最权威、最广泛的译本，而其最早译本在学界却存在争议。杨金海视1958年译本为最早的中央编译局汉译本，而多数学者则将1964年译本视为其最早的汉译本。³但是，笔者在一本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1年4月印行的《宣言》单行本版权页中发现“1949年9月第1版，1964年9月第6版”等字样⁴。目前，多数文献将中央编译局成立的时间确定为1953年，⁵而中央编译局官方网站则将其成立时间定为1942年⁶。这样看来，中央编译局《宣言》最早译本就有可能出现在建国前，也就是说，中央编译局《宣言》第一个译本出现在1949年9月，而非现在常说的1964年。

基于以上考察，本文将《宣言》汉译本研究范围确定在中国大陆。不同学者对汉译本《宣言》出版时间的表述存在不一致的情况，笔者比对各家所言，共搜集整理出15种不同的译本，包含同一译者的改译本（参见下表二）。

¹ 杨金海、胡永钦，《〈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1998年纪念“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周年”特刊。

² 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

³ 王保贤，《编译局〈共产党宣言〉汉译本考》，《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7月。

⁴ 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央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49年9月第1版，1964年9月第6版，1971年4月第21次印刷。

⁵ 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中共中央编译局简史写作组编，《中共中央编译局六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101页。

⁶ <https://baike.so.com/doc/7097503-7320443.html>

表二 中国大陆《共产党宣言》汉译本统计表

译者	出版社	首（改）译出版时间	母本
陈望道	社会主义研究社	1920 年首译	日语
华岗	不详	1930 年首译	英语
成仿吾、徐冰	解放社	1938 年首译	德语
博古（秦邦宪）	解放社	1943 年首译	俄语
陈瘦石	商务印书馆	1945 年首译	英语
乔冠华	中国出版社	1947 年改译	英语
谢唯真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 出版局	1949 年首译	德语
中央编译局	人民出版社	1949 年首译	德语
谢唯真	人民出版社	1954 年改译	德语
谢唯真	人民出版社	1958 年改译	德语
中央编译局	人民出版社	1964 年改译	德语
成仿吾	人民出版社	1978 年改译	德语
中央编译局	人民出版社	1978 年改译	德语
中央编译局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改译	德语
中央编译局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改译	德语

陈望道以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日文版为底本翻译出了第一个全译本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对后来的多个汉译本译名产生了重要影响。汉译本《宣言》中，“nationality”四个文本的译名变迁情况参见下表三。

表三 汉译本《共产党宣言》中“Nationality”译语变迁总表

文本 别 原著用词 及西语对应译 语 汉译本译者 序号		文本一	文本二	文本三	文本四
		Nationalität(德) Nationalities(英)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俄)	Nationalität(德) nationality(英)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俄)	Nationalität(德) nationality(英)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俄)	Nationalitäten(德) nationalities(英)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俄)
1	陈望道	各国	国家	国粹	国粹
2	华岗	各国	国家	国情	国粹
3	成仿吾徐冰	很多国家	民族	民族	国族
4	博古	各国	民族性	民族	民族性
5	陈瘦石	各国	国籍	国籍	民族性格
6	乔冠华	很多国家	民族	民族	国族
7	谢唯真	各国	民族	民族	民族属性
8	中央编译局	各国	民族	民族	民族性
9	谢唯真	不同民族	民族	民族	民族属性
10	谢唯真	不同民族	民族	民族	民族性
11	中央编译局	各国	民族	民族	民族性
12	成仿吾	国籍	民族	民族	民族性
13	中央编译局	各国	民族	民族	民族性
14	中央编译局	各国	民族	民族	民族性
15	中央编译局	各国	民族	民族	民族性

从上表三可以看出,《宣言》汉译本在解放前几乎全是分散的个人翻译,而建国后除了成仿吾改译本外,都是由中央编译局统一组织校译。文本一除了谢唯真 1954 年改译为“不同民族”,成仿吾 1978 年改译为“国籍”,由于它在原著中是个复数形式,多数译本都译为“各国”,成仿吾和徐冰合译本及乔冠华改译本则译为“很多国家”,语义相同。文本二和文本三陈望道最初分别翻译为“国家”和“国粹”两个不同的译名;华岗译本分别翻译为“国家”和“国情”;博古译本分别翻译为“民族性”和“民族”;陈瘦石译本统一翻译为“国籍”;其

它译本都统一翻译为“民族”。文本四陈望道最初和文本三同样翻译为“国粹”，华岗沿用了“国粹”这个译名，成仿吾和徐冰则翻译为“国族”，乔冠华改译本沿用“国族”译名，谢唯真首译本翻译为“民族属性”；其余各译本都统一翻译为“民族性”。从个人译名特点上来看，陈望道把文本一和文本二分别翻译为“各国”与“国家”，把文本三和文本四统一翻译为“国粹”；华岗则分别把四个文本翻译为“各国”“国家”“国情”“国粹”，他是唯一一位对四个文本进行分别翻译的译者。从译名历时变迁上来看，文本一除了谢唯真 1954 年改译为“不同民族”，成仿吾 1978 年改译为“国籍”，其余各译本译名都在“国家”语义层面上，并有逐渐统一为“各国”这个译名倾向；文本二和文本三除了早期几个译本有分别翻译的情况，后来明显出现了统一为“民族”这个译名的倾向；文本四在初期有“国粹”“国族”“民族性格”“民族属性”等不同译名，后来明显倾向于翻译为“民族性”这个译名。

三、《共产党宣言》中“nationality”日译名对汉译本的影响

《宣言》汉语全译本在中国的出现及传播，日本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中介作用。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囿于西语人才的匮乏，学习日语，翻译日语书籍成为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了解西学的捷径。梁启超曾说：“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¹。张之洞也说：“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因而“取径于东洋力省速效”²。通过日本获取西学，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着强烈的共识。事实上，通过“明治维新”，当时的日本已编纂出版了大量的双语辞书，翻译出版了不计其数的西方近代学术书籍。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当时中国，把日语汉字借用到中文中，以翻译西学，已蔚然成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适合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迫切需要，陈望道在参阅堺利彦和幸德秋水合译《宣言》日文本的基础上，翻译出了第一本汉语全译本《宣言》，厥功甚伟。

陈望道是根据戴季陶提供的 1906 年日文版《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内附《宣言》）进行翻译的³。译稿于 1920 年 3 月至 4 月间完成，陈望道连同日文版、英文版《宣言》一起交给李汉俊校阅⁴。也就是说，陈望道在翻译过程中，有参考英文版《宣言》，他也一定深入思考了“nationality”这个概念的语义，并最终参考堺利彦和幸德秋水的译法，将文本一日语版的“诸国”改为中文更加口语化的“各国”，把文本二日语版的“国粹”改译为“国家”，而直接借用了日语版的“国粹”来翻译文本三和文本四。同时，陈望道把文本二日语版中的“国粹”改译为“国家”，明显带有他不同于日语原译者的思考。事实上，幸德秋水对文本二翻译为“国粹”也是不满意的，因此他在后来的口语版中翻译为“国籍”。事实上，“国粹”一词是日本明治时期的新和制汉语，最早是志贺重昂从“nationality”中翻译出来的，随着日本“国粹保存”运动的高涨，这个词也被清末留日学生传到中国，在上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已是普遍使用的词汇。

¹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324 页。

² 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117 页。

³ 石川桢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

⁴ 陈红娟，《〈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话研究》，科学出版社，2021 年，第 112 页。

作为一个近代西方概念,“nationality”自幕末进入日本语境,就不断地被日本知识精英翻译,诸如“民性”“民情”“民生”“国民”“国体”“国风”“国粹”“国性”“国民主义”“国民心”“爱国心”“爱国”“建国”“国质”“国种”“国情”“国民性”“国籍”“民族性”等译名多达20个左右¹。至日本大正时期,“nationality”的译名基本定型为“国民性”“国体”“国粹”“国情”“国籍”“民族性”等。

在日译本《宣言》中所使用的“nationality”译名中,“国籍”是一个“旧瓶装新酒”式的译名,即用古典汉语中的“国籍”,而赋予它新的近代内涵。古典汉语中“国籍”是“国家典籍”的意思,而被日本明治知识精英赋予近代语义的“国籍”则是“近代民族国家身份”的意思。而且早在1875年的《读卖新闻》中,日语中即有近代语义的“国籍”用例²。“民族性”和“国民性”一样是一个新造译名;“民族性”比“国民性”出现得稍晚一些,1908年高田善次郎和藤山治一合编的《独和兵语辞书》(第4版)是目前所见最早将德语“Nationalität”翻译为“民族性”的文献³。

耐人寻味的是,文本四在日译本《宣言》中,多被翻译为“国民性”,而在汉译本《宣言》中多被翻译为“民族性”。尽管“国民性”与“民族性”都是日语借词,但“国民性”在中文语境中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语义变化。在日语中,“国民性”有明显的“爱国”“爱国心”等语义内涵;而在中文语境中,“国民性”成了“国民劣根性”的代名词。例如,《汉语大词典》对“国民性”词条的解释是:

【国民性】谓一国国民所特有的气质。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四)》:“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朱自清《〈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将阿Q当作‘一个’人看,这部书确是夸饰,但将他当作我们国民性的化身看,便只觉亲切可味了。”

从这个解释里可以明显看出现代汉语中的“国民性”语义与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紧密关联。在200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哲学大辞典》(修订版)中,这种负面的“国民性”语义更加具体、更加明显:

【国民性】标指民族文化精神和国民人格品质的一个概念。是维新派、革命派及五四时期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共同论题。他们多通过对中国“国民性”的剖析来反省和批判传统文化。进而推动新旧道德的更替和国民人格的革新。梁启超作《新民说》,首先发挥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道德”的主张,以生物进化“优胜劣败”的法则观察民族命运,揭露中国国民品格的四项弱点,强调要国民“翦劣下之根性”,养成“完粹之品格”(《论中国国民之品格》),是为国民性问题讨论之滥觞。孙中山则提出“自根本上做功夫,便是在改良人格来救国”(《国民要以人格救国》)。邹容更疾呼:今日欲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军》)主张从改造国民性入手求民族生存与富强。新文化运动中,随着道德革命的展开,国民性问题的讨论进一步突出。陈独秀揭示中国人中存在的“卑劣

¹ 李冬松,《明治·大正时期英法德日双语辞书中的 Nationality·Nationalité·Nationalität 译词·造词研究》,《外国語学会誌》,52号,2023年。

² 《读卖新闻》第百四十七号,1875年7月12日朝刊。明治·大正·昭和の読売新聞記事紙面(yomiuri.co.jp)

³ 高田善次郎、藤山治一,《独和兵语辞书》,独逸语学杂志社,1908年,第566页。

无耻退苙苟安施易圆滑之国民性”，并指出造成此种国民性原因有三：“一曰学说之为害也，”（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一曰专制君主之流毒”，“一曰统一之为害”（《抵抗力》）。强调“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我之爱国主义》），进而提倡个人本位主义，形成有独立人格之国民，号召国民“不以根性薄弱之亡国贱奴自处”（《抵抗力》）。王光祈指出，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充满了因循、苟且、庸儒、麻木、冷酷、贪吝、无聊的成分”。所以“外力才敢压迫，军阀才敢专横”（《少年中国运动·序言》），主张“中国人自思想、行为、信仰，以至穿衣、吃饭、睡觉之事，几无一不应改善”（《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指出，国民如不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则“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李大钊强调“政本在有抗”（《政治对抗力之养成》），认为唯有从依附、奴性的意识中解脱出来，树立敢于抗争的国民性，则国家的富强才有实现的可能。鲁迅集中而深刻地剖析中国国民性问题，并用文学形象写出他眼里“所经过的中国人”，特别通过阿Q这一典型，画出中国“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既满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揭露国民心理中的奴性，又热情歌颂中国民族的“硬骨头”精神，主张彻底砸烂奴才主义的精神枷锁。五四以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瞿秋白等也参加国民性问题的讨论，指出东方文明无非是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的文化。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孝悌、礼教、养心绝欲、和平好让等，无非是宗法社会的表征，从而将道德上的国民性改造置于改造整个封建社会的基础之上。¹

笔者认为，正是中文语境中“国民性”这个日语借词发生了重大的语义变化，汉译本《宣言》中的文本四才选择了另一个具有中性语义的日语借词“民族性”来翻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三在日译本《宣言》中大多被翻译为“国民性”，而在汉译本《宣言》中多被翻译为“民族”。如前所述，“国民性”在日语中具有多重内涵，其中“爱国”“爱国心”是其常用的主要语义。考诸历史，“nationality”在近代西方的文献中也的确是表达爱国的意思。例如，美国1817年的一本词典就将“nationality”解释为“love of one's nation”²。罗存德《英华字典》则将其解释为“爱本国者”³。约翰·穆勒在解释“nationality”时说：

A PORTION of mankind may be said to constitute a nationality if they are united among themselves by common sympathies which do not exist between them and any others—which make them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more willingly than with other people, desire to be under the same government, and desire that it should be government by themselves, or a portion of themselves, exclusively.⁴（一个人类共同体可以被称为一个民族（nationality），如果他们彼此之间有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在他们与其他人之间不存在——这使得他们比与其他人更愿意合作，渴望在同一个政府之下，并希望这个政府由他们自己或他们的一部分独

¹ 金炳华，《哲学大辞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497页。

² Noah Webster,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ompiled for the Use of Common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George Goodwin, 1817, p.213.

³ W. 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Daily Press, 1868, p.1212.

⁴ John Stuart Mill,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PRANKLIN SQUARE, 1867, pp.308-309.

占地管理。)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理解,笔者认为:文本三在日译本《宣言》中翻译为“国民性”,语义不够明确,而汉译本《宣言》中翻译为“民族”则更加抽象、模糊,不易理解。如果翻译为“爱国心”则既符合这个概念在当时西方的原义,又比较容易被东方人所理解。考虑到《宣言》发表前后,除英、法之外,大多数民族并没有完成近代民族国家建构,文本一和文本二宜翻译为“各民族”,文本四则宜保持“民族性”译名不变。

结语

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和日本都发生了大量译介西学的盛况,日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将西方的近代概念翻译为合适的汉字术语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日本明治知识分子可谓是绞尽脑汁地翻译。严复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¹同样是道出了译名翻译的苦心。正是因为译名翻译上的耗时费力,在亡国灭种的极端情况下,为了快速而广泛地传播西学,“拿来主义”的日语借词就不可避免,并成一时风潮。面对时人“惟以东瀛译语。为口头禅”的状况,林传甲说:“而东瀛专门之学。则弗习焉。是亦奴隶之性质耳。候官先生之译书也。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一卷编成。海隅共仰。是则文之自出新裁者也。传甲学焉而未能。且不通万国文字。必不能合万国文字以成文字也。诸君夙肄欧文者。庶几有志斯道乎。”²对于当时过分使用日语借词的状况,林传甲有强烈自觉,但他除了勉励后学也无能为力。汉译本《宣言》在中国早期外语人才匮乏的情况下,译名多有日语借词,像“民族性”这个借词至今还在使用,且有定型之势。但是,中日两国毕竟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宣言》汉译本和日译本译名相同而语义有别的状况将长期存在。

参考文献:

- [1]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Burghard, 1848.
- [2] 马克思,恩格斯著,乔冠华译,《共产党宣言》(校注本)编辑说明,中央编译出版社,2021年。
- [3] 马克思,恩格斯著,成仿吾译,《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8年。
- [4] 田英,《〈共产党宣言〉莫斯科译本考》,辽宁人民出版社,2021年。
- [5] 方红,《〈共产党宣言〉陈瘦石译本考》,辽宁人民出版社,2020年。
- [6] 许静波,《〈共产党宣言〉成仿吾、徐冰译本考》,辽宁人民出版社,2019年。
- [7] 杨哲,《〈共产党宣言〉华岗译本考》,辽宁人民出版社,2020年。
- [8] 许静波,《〈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考》,辽宁人民出版社,2019年。
- [9] 方红,《〈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考》,辽宁人民出版社,2019年。
- [10] 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央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49年9月第1版,1964年9月第6版,1971年4月第21次印刷。

¹ 赫胥黎,严复译著,《大师讲堂学术经典 严复讲天演论》,团结出版社,2019年,第10页。

²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134页。

[11]中共中央党校编,《共产党宣言》,《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宣读》(科学社会主义部分),人民出版社,1978年。

[12]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编,《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

[13]中央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

[14]中央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一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15]中央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16]中央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7]中央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三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

附记: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4年度一般项目《中国话语体系中的“人民性”概念嬗变研究》(批准号:GD24CMK14)及第十二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多学科融合+外语叙事”特色的通识日语教学模式研究》(课题编号:ZGWYJYJJ12A023)的阶段性成果。

著者情報:

劉 珏(リュウ カク), 広東工業大学教授

李 冬松(リ トウショウ), 暨南大学准教授

著者連絡先: tlids@jnu.edu.cn & tosho689@yahoo.co.jp